

英藏及俄藏黑水城 漢文文獻整理 (上冊)

孫繼民
宋坤
陳瑞青
杜立暉
郭兆斌
編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英藏及俄藏黑水城
漢文文獻整理
(上冊)

孫繼民
杜立暉

宋坤
郭兆斌

陳瑞青
編著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 / 孫繼民等編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28-0311-2

I. ①英… II. ①孫… III. ①出土文物 - 文獻 - 額濟納旗 - 西夏 IV. ①K87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52063號

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

孫繼民等/編著

出版人/張瑋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號 郵編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0.25 字數 680 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500

ISBN 978-7-5528-0311-2

定價: 150.00圓(上、下冊)

凡例

一、本書爲英藏及被收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成果。

二、本書根據《英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及《俄藏敦煌文獻》所列圖版顯示的文書格式錄文；《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所獲中國古文書考釋》《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兩書無圖版，則按照編者錄文釋錄。

三、文書按流水序號排列，與各書文書排列順序一致。

四、《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所獲中國古文書考釋》《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三書中所收文書爲同一件文書者，本書僅釋錄一次，將其編入《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之下，并在題解中予以說明。

五、《俄藏敦煌文獻》中收入的黑水城漢文文獻如已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獻》者，對其中的非佛教

文獻，本書收錄；對其中的非佛經佛教文獻因已收入《俄藏黑水城漢文佛教文獻（佛經除外）整理》書稿，本書僅列擬題及題解，錄文則略；對其中的佛經類佛教文獻，本書收錄并錄文。

六、本書的錄文標點與各書已有錄文如有不同之處，出校記以腳注形式加以說明。文書擬題由編者按照1981—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規則和習慣加以擬定。

七、同一件文書裂為數頁或數段而無法判定前後順序者，在同一標題下每頁分標（一）、（二）、（三）……這個標號一般只表明是同一文書的之一、之二、之三等，并不一定表明先後順序。

八、每件文書整理的內容包括文書擬題、題解、錄文及標點、校記和參考文獻五項內容。每件文書，前三項內容必備，後二項內容無則缺。參考文獻不單獨列為一項，附於題解之末。

九、凡確知為同一件文書而散為兩頁以上者，除在題解中加以說明外，在每一頁擬題中也同時標明其位序。

十、釋文以反映文書原始信息為首要原則，嚴格按照文書圖版釋錄，并用阿拉伯數字標示行號。原件中有逆書者在校記中說明。

十一、釋錄的文字均以文書圖版為據，適當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已發表的釋文有誤，則徑行改正，并酌情出校記說明。

十二、原件殘缺者，依殘缺位置用（前缺）、（中缺）、（後缺）表示。缺字用□表示，不能確知缺幾個字的，上缺用□表示，中缺用□表示，下缺用□表示，一般占四格，但有時為了保持原格式，可適當延長，視具體情況而定。騎縫線用——表示。騎縫背面有押署或印迹者，均在題解或校記中說明。

十三、缺字一般不補。對各書原編者所擬補缺字有選擇地吸收，同時在校記中說明；原文殘損，但據殘筆畫和上下文可推知為某字者，徑補，無法擬補者，從缺字例；字迹模糊無法辨識者，用□表示。

十四、原件中的俗體字、異體字照錄，酌情出校記說明。

十五、原件中的筆誤和筆畫增減照錄，酌情出校記說明。

十六、原件有倒字符號者徑改；有廢字符號者不錄；有重疊符號者直接補足重疊文字；有塗改、修改符號者，只錄修改後的文字；不能確定哪幾個字是修改後應保留的兩存之。有塗抹符號者，能確定確為作廢者不錄；不能確定已塗抹的文字則照錄。原寫於行外的補字，徑行補入行內；不能確定補於何處者，仍照原樣錄於夾行中。以上情況，均酌情出校記說明。

十七、本書題解中所提到的文書之長、寬、天頭、地脚等均統一為厘米。

十八、為保證本書收錄的完整性，對《俄藏敦煌文獻》中收入的黑水城出土的寶鈔、絲織品、圖案及西夏文、蒙古文、梵文、藏文文書等，本書予以收錄，但僅列擬題及題解，錄文則略。

前 言

在俄藏、英藏、中國藏黑水城文獻三大宗中，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收錄較散，見於四本書中，而俄藏黑水城文獻又有部分被收入《俄藏敦煌文獻》中，本書即是對英藏及被收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總體整理。

一

英藏黑水城文獻是由1914年5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黑水城遺址挖掘所獲，收藏於大英圖書館東方部，其中共有西夏文文獻7000餘件，漢文文獻230餘件，還有少量梵文、藏文等其他語種的文獻。由於這部分文獻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過程中所獲全部文獻的一部分，故學界以往對其所進行的整理刊布往往與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時在敦煌、新疆等地所獲文獻一起刊布。

首先對英藏黑水城文獻進行整理刊布的是法國學者馬斯伯樂，他在1953年出版了《斯坦因在中亞細

亞第三次探險所獲中國古文書考釋》一書^①，對英藏黑水城文獻中的部分漢文文書進行了最初的整理。郭鋒指出：『馬斯伯樂《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所獲中國古文書考釋》一書，共分敦煌烽燧木簡、樓蘭簡紙文書、吐魯番文書、塔里木盆地文書、黑城子文書等五個部分，大致上是按時間順序排序，各節中又按文書性質劃分出官私文書、文籍、曆書、宗教寫經等，所收文書均有法文釋讀及注釋。全書共收錄三探文書607件^②，這個數字，從今天的統計可知，約占全部三探所獲漢文文書的三分之一強。文書中的精華而較完整者，大多已入其中。』^③由此可見馬斯伯樂公布的這批文書內容堪稱精品，文書價值是極高的。沙知稱贊其『馬氏頗具眼力，不愧是當時歐洲的漢學名家』^④。據郭鋒介紹，馬斯伯樂在書中共刊布了黑水城漢文文獻134件，其中佛教類文書35個編號，非佛教類文書99個編號。馬斯伯樂編號從473—607，其中無541號，甲564、565兩號編號分別為564(1)、564(2)及565、565(a)，無604、605兩號，共計134個編號。書中僅收錄了文書錄文，未收錄文書圖版。

其次，1993年郭鋒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

① 英國國家博物館，1953年。

② 此處應為607個編號，每個編號下含有2件甚至多件文書，其數量遠不止607件。而郭鋒的統計數量也是不準確的，馬書中文書編號從第603直接跳到了606，中間缺少了604和605，確切地說，馬書刊布了605個編號的斯坦因三探所獲文書。

③ 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2頁。

④ 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頁。

部分》一書，對馬斯伯樂刊布以外的漢文文書進行了整理。該書前言介紹說：『本書整理、釋錄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收藏的、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發表過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在我國甘肅、新疆境內所獲漢文文書。』^①書中共計刊布非佛經部分漢文文書400餘件，其中黑水城文獻收錄於下卷第五部分。郭鋒自己在前言中稱：『本書黑城子文書112件。黑城子文書已由馬斯伯樂刊布者共134件。其餘未刊布者，大多為小碎片，又以佛經居多，但尚有一部分社會文書、刻本殘件，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這次調查時，共得112件。』^②但書中實際收錄釋讀為108件，非112件。該書同馬斯伯樂書一樣，僅收錄文書錄文，未收錄文書圖版。

第三、200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由沙知、吳芳思主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③一書，對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整理刊布最為全面。沙知在書中『前言』部分指出，英藏編號Or.8212（此編號為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文書編號）系列下諸種紙本文書共計1964號之多，其中漢文非佛經文獻部分為650號左右，約占總數的五分之二。該書共計兩冊，收錄黑水城漢文文獻298件，分別收錄於第一冊第197—319頁及第二冊第46—143頁。其中第一冊所收文書基本與馬斯伯樂一書中非佛經文書同，編號為Or.8212/26—Or.8212/821、Or.8212/849，共計97個編號，155件文書^④。155

①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前言」第一頁。

②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第24頁。

③ 沙知、吳芳思主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④ 沙知、吳芳思一書編號與馬斯伯樂書中編號并不完全相同，且該書中所指的「件」是按文書內容來分，例如一個編號下有幾個文書殘片，其內容不相關，該書則將其算作幾件文書；又如，正背雙面書寫的文書，雙面內容相關者算作一件，不相關者算作兩件，故該書所言的件數要多於文書編號數。

件文書中有兩件文書馬斯伯樂一書未收錄。第二冊所收文書部分與郭鋒一書同，共收錄 Or.821/2/1/105—Or.821/2/1/344 中的 138 個編號文書，共計 143 件。143 件文書中有 67 件文書郭鋒一書未收錄。該書相對於馬斯伯樂、郭鋒兩書而言，除了收錄文書數量較多之外，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即是書中不僅對文書進行了釋讀，而且公佈了文書圖版，為學人使用提供了極大方便。但是，該書所收錄文書仍有遺漏，除限於體例，馬斯伯樂一書中收錄的 33 件佛教文獻未收錄之外（馬斯伯樂所收兩件佛教文書該書有收錄），馬斯伯樂書中 [K.K.0118 (aa) · (i-iv)] 號文書該書也未收錄。另，郭鋒書中所收 6 件佛教文獻該書也未收錄。

最後，西北第二民族學院（現改名為北方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共同編纂的《英藏黑水城文獻》^①共 5 冊，前 4 冊於 2005 年出版，第五冊於 2010 年出版。該書收錄文書以英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書為主，共計 4000 餘號，有的編號下有多件甚至 30 多件殘片，即總數有 7300 多件。書中對於馬斯伯樂、郭鋒、沙知等人所整理公布的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未再收錄，但是另外公布了漢文文獻 87 件。這 87 件文書因原來編於西夏文文獻編號下，故而之前未被整理者注意。這 87 件漢文文獻的收錄分布情況為：第一冊 19 件，第二冊無，第三冊 22 件，第四冊 26 件，第五冊 20 件。

綜上所述，英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計 425 件^②，其分布為：沙知書中收錄 298 件，馬斯伯樂書中收錄 34 件，郭鋒書中收錄 6 件，《英藏黑水城文獻》書中收錄 87 件。

① 《英藏黑水城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② 對於以上各書中所收文書相同者，僅計算一次，不重複計算。

據《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附錄·敘錄》可知，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收錄部分敦煌出土文獻，例如其中收錄的編號 TK157、TK188、TK283、TK288、TK289、TK317、TK325、B54、B55、B56、B57 等佛經殘頁，多為唐代寫本或五代刻本，敘錄中則注明為『敦煌遺書』，這部分文獻應屬於奧登堡於敦煌莫高窟北區所獲文獻。同樣，在《俄藏敦煌文獻》中也收錄了部分黑水城出土文獻。據白濱先生介紹，造成這種混淆的原因主要是由於20世紀初，俄國的科茲洛夫、奧登堡等考察隊在中國的黑水城、敦煌和新疆等地獲取的古代文獻均收藏在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特藏庫中，而這些文獻種類繁多，文獻殘卷、殘片外貌的紙張和墨色又極為接近，且其中『除少數寫卷以外不登記來源，也沒有另外編號的記載』，再加上『入藏』之後登錄保管與整理編目工作中的混亂及疏漏，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俄藏敦煌文獻與黑水城文獻的混淆現象^①。據柴劍虹介紹，黑水城文獻之所以收入敦煌文獻，是『當初黑水城資料用箱裝好，存入書庫時，偶有從箱裏跌出，管理人員沒注意，大約有二十件左右放置在敦煌抄本中』。柴劍虹還稱：『據我1991年在列寧格勒調查敦煌與黑城資料時親眼所見，放置在大櫃子裏的這些珍貴卷子只是分別夾在不太厚的硬紙板裏，有的同一紙夾裏有好幾個碎片，沒有其他的保護及固定手段，取放時不小心便會掉出來。我調閱時已發現有散失者，問孟氏，他也說不出去嚮。』^②

① 白濱：《黑水城文獻的考證與還原》，《河北學刊》2007年第4期。

② 柴劍虹：《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收於項楚等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巴蜀書社，2003年。

關於俄藏黑水城文獻與敦煌文獻的甄別問題，最初是由俄國學者孟列夫在整理編目時發現提出的。1963年、1967年由孟列夫主編的《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出版）中收錄敦煌卷子共11375號，其中，甄別出『非敦煌所得』共575號，出於黑水城者9號，文中注明『黑水城遺物』。之後，1986年吳其昱先生指出俄藏 Дх.9585—10150號文書應是奧登堡於1909年購自黑水城等地，非敦煌所出^①，但這一說法似乎沒有得到《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者的呼應。1992年方廣錫先生在《俄藏〈大乘入藏錄卷上〉研究》一文中^②考證出俄藏 Φ221+Φ228+Φ266號《大乘入藏錄》為黑水城出土文物，而在此前，其曾被J.-P. Dreye在 Les Bibliothéque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 au Xe siècle) 一書 (Paris 1991) 中作為敦煌文獻用來討論敦煌藏經。1996年榮新江先生在《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③一文中指出俄藏 Φ229、Φ241號文書背面所書《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與英藏黑水城 Or.821/2849 [K.K.II.0238 (K)] 號文書背面所書《景德傳燈錄》應為同一寫本裂出，故其非敦煌出土而應為黑水城出土。1996年府憲展先生發表《敦煌文獻辨疑錄》^④一文，文中識別出收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書共22件，其中大部分已收於《俄藏黑水城文獻》，但仍有4件未被收

① 吳其昱：《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

② 《北京圖書館館刊》1992年第一期；後收入方氏著《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下，中國佛教文化出版公司（香港），1998年，第233—263頁。

③ 收於段文傑主編：《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

④ 《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錄。2003年金澄坤先生《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一文^①中識別出了7件收入《俄藏敦煌文獻》的黑水城文獻，並分別對其進行了題解及釋錄，還對其中涉及的元代亦集乃路紀事、排門粉壁、養老問題等進行了探討。2007年榮新江先生在《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②一文對前人已經提示和經自己考證認為屬於被收入敦煌文獻的黑水城文書進行了匯總，共計列出120餘件。2009年七小紅、陳國燦《黑水城所出西夏至元的幾件契約研究》一文，對7件被收入敦煌文獻的黑水城文書進行了研究，其中2件為前人未曾辨識的。據統計，《俄藏敦煌文獻》第一至十七冊中，目前已被學界認定的屬於混入的黑水城文獻共203件，其中僅41件被收錄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俄藏敦煌文獻》僅有文書圖版，無錄文。

三

目前學界關於被收入《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辨識方面，相關成果已在上文詳細羅列，在此不再贅述。下面筆者主要對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狀況進行一簡要歸納。相對於俄藏黑水城文獻來說，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數量較少，且多為殘片，故而學界關注相對較少，成果數量遠遠少於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研究。目前學界關於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的已有研究成果大體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① 《敦煌學》第二十四輯，2003年。

② 收於沈衛榮等主編：《黑水城人文與環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一、關於『元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的研究。最早開始對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研究的是陳高華先生，他於1975年發表《『亦集乃路河渠司文書』和元代蒙古族的階級分化》^①一文，對英藏黑水城一件河渠司文書進行了解讀，通過解讀指出該件文書為亦集乃路河渠司向總管府呈報的執行拘收蒙古子女的保結文書。文中還通過該文書對元代亦集乃路地區河渠司的職能問題及元代蒙古族的階級問題進行了探討。在陳先生一文的基礎上，王銘於2002年發表了《〈亦集乃路河渠司上總管府具保結呈〉考辨》^②，該文主要是通過對文書形式的分析，就元代呈狀的源流、演變趨勢及呈狀所涉及的公文特定用語等問題進行了考辨。2010年朱建路《從黑城出土文書看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③一文再次對該件文書進行了解讀，并由此對亦集乃路地區河渠司的職能問題進行了探討。

二、關於西夏天慶年間（1194—1205）裴松壽典賣契文書的研究。學界對這組文書的關注較多，是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中的一個熱點，主要成果有：陳國燦先生於1980年發表《西夏天慶間典當殘契的復原》^④一文，文中對典賣契文書進行了復原，再現了西夏典賣契的基本格式，并對其反映的社會問題進行

① 《文物》1975年第9期。

②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③ 《西夏學》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④ 《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了探討。趙彥龍《西夏時期的契約檔案》^①《西夏契約研究》^②《西夏契約再研究》^③三篇文章結合西夏天慶年間（1194—1205）典賣契文書對西夏時期的契約制度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分析。李曉明、張建強《英藏黑水城文獻中一件西夏契約文書考釋》^④一文，根據《英藏黑水城文獻》第五冊刊布的「天慶十三年裴松壽典當契」對比天慶六年（1199）、天慶十一年（1204）的典糧契所呈現出借貸時間提前到三月份、典借的小麥和大麥利率有所上升等新情況，分析認為這種變化當是由於「當時黑水城社會經濟狀況可能受到蒙古入侵的影響，造成糧食物資緊張所致」。

三、對軍政文書的研究。學界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兩篇文章：許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軍政文書初探》^⑤一文，對英藏編號為Or.821.2752 背 [K.K.I.0231 (e)]、Or.821.2753 [K.K.IV.04 (a) (i)]、Or.821.2754 [K.K.0150 (b)]、Or.821.2755 [K.K.0119 (k)]的四件文書進行了整理釋讀，同時，對四件文書所反映的元代軍糧供應、路倉設置及軍糧運輸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杜建錄《英藏黑水城馬匹草料文書考釋》^⑥一文，通過對英藏第四冊所收兩組馬料文書的解讀，判定其為西夏社會文書，並指出其佐證了

- ① 《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 ② 《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 ③ 《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 ④ 《西夏研究》2012年第1期。
- ⑤ 《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 ⑥ 《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天盛律令》中關於給公務人員提供糧餉草料的規定。

四、對古籍殘件的研究。胡玉冰、唐方兩人在《黑水城〈資治通鑑綱目〉殘葉考述》^①一文中，指出《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及《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中所收錄的《資治通鑑綱目》殘頁為同一個版本，其中《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的殘葉版本與詹光祖月崖書堂刻本同屬十行本系統，故而其可能是在南宋至元末間刊刻於書坊的一個版本。另外文中還對三地所藏殘片進行了綴合復原。段玉泉《英藏黑水城文獻 Or.82121243 號殘頁補考》^②一文，考證出英藏文獻 Or.82121243 號文書內容出自孔穎達《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本、單疏本）卷第十五，當為宋慶元（1195—1200）前之刻本，並可以糾正《十三經注疏》本中的一處文字錯亂。另外，關於英藏黑水城所出宋寫本《景德傳燈錄》殘卷的研究主要有兩篇論文：其一為榮新江《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③一文，考證出《俄藏敦煌文獻》中的《景德傳燈錄》是出土於哈拉浩特古城西寺院遺址的黑水城文書，以它作為敦煌藏經洞最晚的文獻是錯誤的，且英藏編號為 Or.8212849 背 [K.K.II.0238 (K)] 的文書與其為同一寫本裂出；其二，馬格俠《俄藏黑城出土寫本〈景德傳燈錄〉年代考》^④一文在榮文研究基礎上，考證了該寫本的年代、所依據的底本、傳入黑水城地區的時間等問題，認為其所依據的底本是現在傳世

① 《西夏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文獻》2005年第4期。

③ 收於段文傑主編：《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

④ 《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期。

的最早版本，可能是《熙寧藏》或更早的版本。

五、對醫方類文書的研究。惠宏《英藏斯·碎·181脉法殘片考——兼推黑城文獻之下限》^①及《英藏黑水城文獻 Or.82121343 號脉法殘片考——兼論黑水城文獻與敦煌文獻的互串問題》^②兩文，以 Or.82121343 號文書為切入點，指出了馬繼興先生將其歸入敦煌醫藥文獻進行討論的不當之處，認為該件殘片內容來自《普濟方》之《傷寒門·平脉法》，由此討論了黑水城的時代下限及敦煌文獻與黑水城文獻的混淆問題，並進一步強調了甄別這一文書混淆工作的重要性。許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醫方初探》^③一文，對英藏黑水城出土醫方文書收藏情況進行了概述，也對 Or.82121343 號文書進行了考釋，反駁了惠宏認為該件殘片內容來自《普濟方》之《傷寒門·平脉法》的觀點。文章還對一件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不知名風濕藥方進行了考證，提高了人們對於西夏醫學的認識。

六、對英藏黑水城文獻概況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胡若飛《英藏黑水城文獻概況述》^④一文，對英藏敦煌文獻、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獻種類進行了簡要概況述。許生根《英藏黑水城文獻社會文書述略》^⑤一文，按文書內容將文書劃分為五大類：曆書、醫方、卜卦書類；契約、糧草帳冊、戶籍冊類；官

- ① 《時珍國醫國藥》2006年第10期。
- ② 《西夏學》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 ③ 《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
- ④ 《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 ⑤ 《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